

# 魏晋风度二十讲

冯友兰 李泽厚等 著 骆玉明 肖 能 选编



伟大传统



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华夏出版社

伟大传统

# 魏晋风度二十讲

冯友兰 李泽厚等 著  
骆玉明 肖 能 选编

华夏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魏晋风度二十讲/冯友兰等著, 骆玉明选编.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9.1  
(伟大传统)

ISBN 978-7-5080-5064-5

I. 魏… II. ①冯…②骆… III. 社会风尚—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B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73371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 bookstore.com>

---

## 伟大传统：魏晋风度二十讲

著 者: 冯友兰 李泽厚等

选 编 者: 骆玉明 肖 能

丛书编辑: 林媛蕪

本书责编: 逸 井

装帧设计: 海云书装

封面构图: 沈继光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 100028)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6开 787×1092

印 张: 19.5

字 数: 187千字

版 次: 2009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0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0-5064-5

定 价: 28.00元

---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策划者言

“传统”无疑是一个蕴涵着情感力量与神圣感召力的字眼。即使是在我们义无反顾地以加速度的姿态,不计成败地奔向现代、后现代、后后现代、乃至于后后……现代的今天,提及它,依然能够触及灵魂般地打动我们内心深处最为柔软的部分。就像决绝离家出门远行去闯荡天下的浪子,在疲累的途中偶尔歇息之际,或者在一个喧嚣散尽的夜晚蓦然回首时分,尽管触手繁华,远方的诱惑依然精彩,但那一刻他最思念的,却是那个我们由此出发、愈行愈远的家。

自1840年那个转捩的年份以来,中国文化整体上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峻急与悲凉这两种看似相反却适相成的色调。“有以救国保种之心,而循至于一切欲尽变其国种之故常,以谓凡吾国种之所有,皆不足以复存于天地之间者。复因此而对其国种转生不甚爱惜之念,又转而为深恶痛疾之意,而唯求一变故常以为快者。”(钱穆《国学概论》)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急迫的救亡与启蒙,使得人们在不断地求变与重建中难以真正安顿自己的身心。而屡次遭遇的挫折,与围绕民族/世界、东方/西方、物质/精神、物/心、器物救国/制度救国/文化救国等多种尖锐的冲突在古今中西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的彷徨求索,又在心底催生起无尽的悲凉,正所谓“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生逢斯时斯世,在过去很多年里,国人的求索豁显了许多东西,但也遮蔽、伤害了更多的东西,其中,我们伟大的传统成了受创至为深痛的东西。以至于当我们对传统的评价仍然欲说还休时,传统文化的大面积流失却早已凸显为一个严峻的问题。而更为深切的

感受是，简单地抛弃传统的行囊并没有让我们享受到想象中的轻松，反而使“何以安身立命”成为一个焦虑至极的问题。而不知道幸运抑或不幸，到今天，当“国学热”、“读经热”在商业大潮中悄然兴起的时候，“传统”已经成了一处被各种理论、学说、话语、流派与主义包围、冲刷、纠缠与撕扯的中心地带。出于各种复杂化的处理，使得我们逐渐忘记了赖以生存的传统究竟为何物，因此也就不知道要如何面对她。对血液一样流淌在自己身上的东西，我们已经极度陌生，甚至视而不见。

拂开来路上无尽的喧哗与浮躁，站在新时代清明开阔的舞台，当中国的经济建设渐入佳境，进行文化再造，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一项艰巨而迫切的任务时，对于传统，我们更需要做的，也许就是在温情与敬意之中“老生常谈”，“接着讲”那些我们习惯于忽略或误读的常识：

——传统不是过时的死的东西，而是永恒的活的东西；现代化并不是反传统，而是传统的自觉更新。甘阳发表于上世纪80年代的《传统、时间性与未来》一文，也许仍有重温的意义。他批评了将传统视为僵死固定的现成之物，将“继承传统成了复制过去，光大传统也无非加大投影”的传统观。他认为，“传统”是流动于过去、现在、未来这整个时间性中的一种过程，而不是在过去就凝结成型的一种实体，因此，传统的真正落脚点恰是在未来而不是在过去；传统乃是尚未被规定的东西，它永远处在制作之中、创造之中，永远向未来敞开着无穷的可能性或说可能世界。因此，“继承发扬”传统就绝不仅仅只是复制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而恰恰是要发前人所未发，想前人所未想，创造出过去从未存在过的东西。

——传统是一种具有极大包容性的存在。“物相杂，故曰文。”传统之所以蕴涵神圣的力量，就在于她的多姿多源而不是定于一尊，就在于她的相互激荡而不是沉寂无声。“其真能于思想上

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陈寅恪语）这是哲人的彻悟，也是我们对待传统与新知需要明确的态度。

——传统是需要不断叙述与呵护的。“三代穿衣，五代吃饭。”希尔斯说，从操作意义上来说，延传三代以上的、被人类赋予价值和意义的事物，就可以看做是传统。他同时还强调，对传统而言，“增添是一种最常见的形式”。只有后来者不断为既存的传统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典范，传统才更充实、更有价值，才有可能不着痕迹地融入现在，成为活着的传统。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传统”不是一种神秘的东西，她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次的接续与传承息息相关。余英时曾经总结一代大儒钱穆终生著述目的之所在，就是立志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核心精神及其现代意义。我们无法企及每一个人都达至这样的文化高度，但出版的使命就是为了实现人们“共同的完善”而尽自己的本分。每一个以出版为志业的人，都应该为疗救这个时代的病症而努力。要勇于担当，并且能够担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正是中国文化传统赋予我们的责任。

.....

正是出于上述的理由与信念，我们推出了这套“伟大传统”丛书。

文化建设是一个濡化而非革命的过程。出于平实而非高调的态度，我们以一种整理而非原创的方式来展现我们的“伟大传统”，尤其是将近百年来哲人智者对待传统的谗言慧语重新提出，放在读者诸君面前，以期用心聆听、咀嚼与回应。当中国的崛起开始以生产力增长为特征转化为以文化力增长为特征时，出版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的文化再造和学术建设。抬头看山，路在脚下。用心梳理、了解与接续传统，是我们需要做的第一步。

我们无法一时全景式地打开中华伟大传统的视窗，但我们希望能够触及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最为精彩的人文风景。因此，在这个丛书之下我们推出了关于儒、道、佛的二十讲；关于中华文化轴心时代的元典精神如《论语》、孟子、孙子等二十讲；关于中华文化精神的代表性风景，如《楚辞》、《诗经》、魏晋人物的二十讲。至于筹划之中的，还包括器物等层面的二十讲。希望能够逐渐让我们的视野开阔起来，层次丰富起来。

庭院深深，我们无法通过有限的“二十讲”尽览伟大传统的幽深风景，但我们希望充当一个尽职合格的导游，由此导引读者走进传统文化的家园，进而自己去寻幽探胜，而不仅仅停留在欣赏传统文化的风景说明书上。

.....

漫步在中华历史丰饶的田野，传统文化的巡礼无疑是一种无上的愉悦。心存感恩，此时此刻，我们提醒自己：“慢慢走，欣赏啊！”现代人走得太快了，是会丢失灵魂的。

## 编者序

魏晋风度是个不易捉摸的概念，因而也是个纷扰不已的话题。说简单点，是这个时代的士人们在自觉地追求活得更漂亮些。

所谓漂亮，显然不仅仅指外在的仪表容颜，还有内在的精神情韵，表现在行事中，第一：不可太窘迫。尤其是在突然而至的变故前惶然失措，这说明缺乏坚定的自我认同能力而容易受到外在压力的干扰以致一挤则垮，尊严尽丧，于此当然说不上什么风度了。因此，彼时的舆论特别看重人在生死、荣辱等关口的表现，把此境之下所流露出的从容不迫、镇定自如视为优雅和高贵之举，称之为“雅量”。《世说新语》这部“名士教科书”专列《雅量》一门，收罗不少此类逸事。譬如嵇康安然弹琴，无视死亡的迫近；谢安接到淝水一役的捷报，默然无动于衷，都足以展现斯人的翩然风姿。唯有高贵才是美的，这是魏晋名士们的共识。

所谓漂亮，第二点：不可太紧张。美妙的生活姿态应该是自在、舒缓、闲适、雅致、随心、任情而不必刻意自我约束与激励以趋附某种外在价值，尽管后者可能引人崇仰。这与东汉士人讲气节、重然诺、忽生死、轻富贵、慕大义、护纲常的作风显然两样。人生除了道德，还有艺术，或许艺术更为重要。魏晋名士们把生活艺术化了，他们热衷清谈，但不为寻求理论的成果而是享受智慧的隽永精妙；他们耽玩山水，但不为排遣失意的落寞而是体验情感的清雅高致……总之，唯有自然才是美的，这也是魏晋名士们的共识。

所谓漂亮，还有第三点：不可太乏趣。适度的诙谐不但可以化解因生活的过于严肃所造成的拘谨、沉闷和尴尬，还可调度起沉酣



中的想象力去呼应学识以作创造性发挥，散发生命的活力。《世说新语》中记载有许多名士相互调侃机辩的事迹，这构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对谐趣的欣赏实质上是对生活情趣的推崇，这样的人显然有风度。唯有生趣才是美的，这同样是魏晋名士们的共识。

高贵、自然、生趣这些构成了魏晋风度的内涵，它最终指向的是名士们对自由境界的向往。当然我们这里所作的概括仅就事论事，点到为止，甚至名士做派里所固有的虚矫也回避了，更没有追溯魏晋风度产生的渊源以及时代背景、具体表现等，因此远谈不上全面准确，但这些在本书中均得以呈现。

本书所编选的一系列文章是近几十年以来学界对魏晋风度的研究成果的一小部。范围大致限定在三个领域内：对魏晋风度的总体论述，对名士诸如清谈、任诞、纵酒等生活方式的梳理以及对具体人物的评价。由于这些文章的作者专业不一，情性有别，环境有别，因此视角各异，彼此观点难免有抵牾处。譬如宗白华先生在其脍炙人口的名文《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把晋人描绘得风神潇洒，简直达到了人生境界的极致，令人神往无限。而鲁迅先生在其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则添加了些调侃，扯下名士们潇洒的外表而露出虚浮的内面。不过这也并不矛盾，风流又岂是一语可以言尽的？正是这些不同侧面累积成我们关于魏晋风度的整体印象。

# 目录

## 一 魏晋风度：人的主题..... 1

李泽厚

在没有过多的统制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

## 二 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 12

余英时

名教危机下的魏晋士风是最近于个人主义的一种类型，这在中国社会史上是仅见的例外，其中所表现的“称情直往”，以亲密来突破传统伦理形式的精神，自有其深刻的心理根源，即士的个体自觉。

## 三 七贤林下之游的时间与方式..... 55

顾 农

所谓林下之游只宜理解为诸贤曾在山阳嵇康隐居处之竹林以及其他地方有过若干次著名的聚会，喝酒清谈，一时名声很大；而非成年地待在一起。

四 评东晋的风流宰相——谢安..... 69

高华平

谢安的“风流”人格既不全在精神的潇洒，也不全在其事功的显赫；既非全在于“出”，也非全在于“处”；既非全属于儒，也非全属于道；而是在于其对于出处、儒道、内圣外王的统一与超越。

五 陶渊明：玄学人生观的一个句号..... 84

罗宗强

玄学人生观最主要之点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与物我泯一的人生境界，不解决好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就不能实现。只强调自我，强调性之自然，一到面对矛盾纠结的现实人生，便寸步难行了。

六 魏晋风度何为..... 98

张三夕

魏晋风度是一种特定的乱世风度，是一种死亡逼出来的风度，它的产生与东汉末年以降大规模的死亡现实和集体性死亡意识有着直接的关系。

七 魏晋风度与玄学的产生..... 108

樊树志

这是一个动乱而黑暗、迷惘而绝望的时代，名士们慑于统治者的淫威，苟全性命于乱世，讲自己不想讲的话，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心灵完全被扭曲了。这就是“魏晋风度”。

八 魏晋任诞风气的先声..... 112  
——略论汉末逸民戴良之“诞节”及其与魏晋风度之关系

王永平

从汉末魏晋思想文化变革的总体历史过程看，戴良虽是一介隐居不仕之逸民，且言行多“诞节”，其思想与行为正契合了当时的历史变化，不仅成为汉末新风尚的卓越代表，且开风气之先，其言行成为魏晋名士模仿的经典，并蔚为风尚，汇为巨流。

九 汉末魏晋的名士风度..... 129

姜广辉

正由于竹林名士以“纵酒放达”自许，所以当时的王恭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于此我们可见竹林名士所影响的一时风尚。

十 说“达”——以魏晋士风问题为中心..... 144

牟发松

竹林名士基于道家思想特别是庄周思想的“达”，重在真率、淳至、自然而然，是“玄心”的自然流露，才情的自然表现，也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产物。

十一 《世说新语》中的裸袒之风..... 165

宁稼雨

对于元康贵族子弟以穷奢极欲为目的的裸袒之风，刘义庆等人是持否定和消极的态度的，而对于像祢衡那样的带有以忠抗奸色彩和阮籍、刘伶那样作为玄学精神的形态表现的裸袒行为，刘义庆等人则不无彰扬和肯定之意。

十二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177

鲁迅

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很多了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

十三 文人与酒..... 200

王瑶

但更重要的理由，还是实际的社会情势逼得他们不得不饮酒。为了逃避现实，为了保全生命，他们不得不韬晦，不得不沉湎。从上面看来，饮酒好像只是快乐的追求，而实际却有更大的忧患背景在后面。这是对现实的不满和迫害的逃避，心里是充满了悲痛的感觉的。

十四 论风流..... 222

冯友兰

真正风流的人有深情。但因其亦有玄心，能超越自我，所以他虽有情而无我。所以其情都是对于宇宙人生的情感。不是为他自己叹老嗟卑。

十五 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 232

宗白华

这晋人的美，是全时代的最高峰。《世说新语》一书记述得挺生动，能以简劲的笔墨画出它的精神面貌、若干人物的性格、时代的色彩和空气。文笔的简约玄澹尤能传神。

## 十六 清谈与析理..... 251

宗白华

当时辩论名理，不仅是“理效甚微”，兼“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可惜当时没有一位文学天才把重要的清谈辩难详细记录下来，否则中国哲学史里将会有可以比美柏拉图对话集的作品。

## 十七 清谈误国..... 255

陈寅恪

如果是林泉隐逸清谈玄理，则纵使无益于国计民生，也不致误国。清谈误国，正因在朝廷执政即负有最大责任的达官，崇尚虚无，口谈玄远，不屑综理世务之故。

## 十八 清谈与清议..... 271

唐长孺

不仅在晋代，清谈一辞还可当做清议了解，甚至从晋以后，有时清谈已专指虚玄之谈，但有时还承用古义，与清议相通。

## 十九 麈尾与魏晋名士清谈..... 279

白化文

麈尾本来的用途似乎是“拂秽清暑”，大约兼有拂尘、扇子的功用，可是“御于君子”，经清谈名士手执以后，身价倍增。谁还敢说它“质卑”呢？

## 二十 魏晋时代的“啸”..... 284

孙 机

魏晋名士，风流倜傥，雅好长啸，本来不假。然而啸却不是由他们所首倡，早在《诗经》里就屡次提到啸。

## 一 | 魏晋风度：人的主题

李泽厚

在没有过多的统制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

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等，都经历了转折。这是继先秦之后第二次社会形态的变异所带来的。战国秦汉的繁盛城市和商品经济相对萎缩，东汉以来的庄园经济日益巩固和推广，大量个体小农和大规模的工商奴隶经由不同渠道，变而为束缚在领主土地上、人身依附极强的农奴或准农奴。与这种标准的自然经济相适应，分裂割据、各自为政、世代相沿、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阶级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中国前期封建社会正式揭幕<sup>①</sup>。

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烦琐、迂腐、荒唐，既无学术效用又无理论价值

<sup>①</sup> 本文采魏晋封建说。东汉即有门阀，并开始垄断政权，“天下士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仲长统《昌言》），“贡荐则必阀阅为前”（王符《潜夫论·交际》）。以后就更如此：“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宋书·恩幸传序》）“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新唐书·柳冲传》）

的讖纬和经术，在时代动乱和农民革命<sup>①</sup>的冲击下，终于垮台。代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sup>②</sup>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一种新的观念体系。

本书不同意时下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广泛流行的论调，把这种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作为它们理论形态的魏晋玄学，一概说成是腐朽反动的东西。实际上，魏晋恰好是一个哲学重解放、思想非常活跃、问题提出很多、收获甚为丰硕的时期。虽然在时间、广度、规模、流派上比不上先秦，但思辨哲学所达到的纯粹性和深度上，却是空前的。以天才少年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不但远超烦琐和迷信的汉儒，而且也胜过清醒和机械的王充。时代毕竟是前进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突破数百年的统治意识，重新寻找和建立理论思维的解放历程。

2

确乎有一个历程。它开始于东汉末年。埋没了一百多年的王充《论衡》被重视和流行，标志着理性的一次重新发现。与此同时和稍后，仲长统、王符、徐干的现实政论，曹操、诸葛亮的法家观念，刘劭的《人物志》，众多的佛经翻译……从各个方面都不同于两汉，是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压抑了数百年的先秦的名、法、道诸家，重新为人们所着重探究。在没有过多的统制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颂

---

① 两汉或为奴隶社会，但黄巾主体为农民起义。参阅王仲荦：《关于中国的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形成问题》。

② 从后汉崔寔的《四民月令》到北朝颜之推的《家训》，从王戎的钻李、积钱到南渡士族的“求田问舍”，以及谢灵运的“伐山开路”，实际都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这个阶级仍在积极地管理、组织庄园经济，注意发展生产，还没有腐朽到齐梁时完全不问世事，不胜绮罗，坐以待毙的没落阶段。这正如魏晋玄学和文艺还没有堕落到齐梁官体和一味宣扬神不灭论的陈腐教义一样。南朝门阀到齐梁、北朝门阀到周隋才完全没落。



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哲学上的何晏<sup>①</sup>、王弼，文艺上的三曹、嵇、阮，书法上的钟、卫、二王，等等，便是体现这个飞跃、在意识形态各部门内开创真善美新时期的显赫代表。

那么，从东汉末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讖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什么觉醒的。但这种觉醒，却是通由种种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sup>②</sup>。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sup>③</sup>。它们构成《十九首》一个基本音调：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被钟嵘推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

① 何晏当时是重要的哲学家，但由于政治斗争的失败，被人歪曲得一塌糊涂，鲁迅已指出这点。

② 我以为《十九首》及苏李诗实际应产生于东汉末年或更晚。

③ 参阅王瑶《中古文人生活·文人与药》。